

戚绝书

李么傻

著

蹉跎少年快乐事，
夜深灯火上红楼。
绿翠歌舞足风流，
美酒如刀解千愁。

读此书，如解习题，悬念迭出，环环相扣，欲罢不能
一部兵书，暗藏神秘玄机；五方争夺，掀起一段传奇

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第十三批扶持项目
2018年度浙江省网络文学优秀作品扶持项目
天涯2017年度十大作品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李么傻

著

戚绝书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戚继光晚年遭贬，凄凉辞世。江湖传闻，临终前，他写了一本《戚绝书》，将东南沿海各处地形、布防、要塞、优劣都写在这本书中。他把这本书藏于深山，以待明主。

为了这本书，晚明、江湖、日本、朝鲜、后金五方高手互相争抢，志在必得。于是，局中局、计中计、案中案、套中套，一幕幕大戏拉开了帷幕……谁也没有想到，《戚绝书》的线索，竟藏在一首卦辞中：“绿翠歌舞足风流，美酒如刀解千愁。蹉跎少年快乐事，夜深灯火上红楼。”

这首卦辞如何破解？《戚绝书》最终将落入谁家？

此书情节安排悬念迭出，环环相扣，读之令人欲罢不能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戚绝书 / 李么傻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9

ISBN 978-7-302-51390-2

I. ①戚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3846 号

责任编辑：杜春杰

封面设计：常雪影

版式设计：楠竹文化

责任校对：张慧蓉

责任印制：丛怀宇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，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×240mm 印 张：21 字 数：339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9.80 元

产品编号：080885-01

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江湖赶蛋····· | 001 | 第十三章 生死决斗····· | 146 |
| 第二章 桃花标记····· | 011 | 第十四章 黑鹰骑士····· | 167 |
| 第三章 拯救孩儿····· | 019 | 第十五章 天坑秘境····· | 183 |
| 第四章 夜半劫狱····· | 036 | 第十六章 秘密图帛····· | 196 |
| 第五章 药房疗伤····· | 043 | 第十七章 谁是内奸····· | 216 |
| 第六章 舟船遇险····· | 054 | 第十八章 兵书被盗····· | 236 |
| 第七章 文武探花····· | 067 | 第十九章 铲除内奸····· | 253 |
| 第八章 妙手神技····· | 076 | 第二十章 蓄养瘦马····· | 269 |
| 第九章 江湖撒网····· | 087 | 第二十一章 惺惺相惜····· | 285 |
| 第十章 丐帮内讧····· | 103 | 第二十二章 威帅旧将····· | 295 |
| 第十一章 独入龙潭····· | 121 | 第二十三章 围城之役····· | 308 |
| 第十二章 兵书秘籍····· | 138 | 第二十四章 壮阔海战····· | 319 |

第一章 江湖赶蛋

后来的一切，都是从“赶蛋”开始的。

“赶蛋”是句江湖春点^①，指的是江湖盗窃行里的徒弟想要离开师父，另立门户，事先必须向师父提出申请，并在一定的时间里，从师父家中盗取一件值钱的东西，然后销声匿迹。而师父，如果在相同的时间里，没有找到徒弟，则表示徒弟“赶蛋”成功。反之，则表示未成功。

这个一定的时间，最长不超过一个月。

如果“赶蛋”未成功，徒弟则要遭受师父和同门师兄的殴打，并在身上烙下耻辱的标记，在盗窃行里位居末位，此后，终生不敢再提出离开师门。如果“赶蛋”成功，则徒弟脱离师父，甚至在江湖上取代师父。

江湖上的事，外人不知道。江湖有谚语：“宁赠一锭金，不教一句春。”意思是宁肯给你一锭金子，也不会教你一句江湖春点。

这场“赶蛋”，发生在南直隶宁国府^②。

宁国府有一座院墙高大的宅院，叫作颜府。颜府占地几十亩，家丁、丫鬟上百人。颜府的主人名叫颜升。每天早晨，仆人刚刚打扫完颜府门前，人们就

① 春点：江湖人内部交流的暗语。

② 南直隶宁国府：安徽省宣城市。



会看到颜升架着鸟笼走出来了。他身材瘦削，举止儒雅，神清气爽，身上的绸缎长衫在晨风中飘飘冉冉。他沿着街道走过去，满大街的人都争着抢着和他打招呼。他微笑颌首，举手投足间显得从容自如。

半个宁国府的人都认识颜升，人们说他修路搭桥，乐善好施，扶危济困，就送他外号“颜大善人”。然而，没有人知道，颜大善人其实是宁国府的高买^①，手下弟子遍布州县。

然而，这天早晨，颜升却没有走出颜府。不但颜升没有走出颜府，颜府上上下下百十号人没有一个迈出颜府半步，甚至连颜府门前青石台阶上枯黄的落叶，也没人打扫。

颜府沉重的黑漆木门后，一片寂静，连一声鸟鸣也听不到。颜升坐在大厅的中堂前，一只手搭在八仙桌上，时不时用手指轻轻叩响桌面，嗒，嗒，嗒，显得胸有成竹、气定神闲。他身后的墙壁中央，悬挂着《猛虎下山图》，猛虎张牙舞爪，气势逼人，但只要粗识字画的人，就能看出，此画粗糙拙劣，顶多只能卖到两文钱。

颜府大院的每个角落，明里暗里都站着家丁。天空中偶尔飞过一只鸟雀，他们都会如临大敌一般，神色紧张。

这天是赶蛋的最后一天——第三十天。提出赶蛋的，是颜升的弟子滕雨。在过去的二十九天里，滕雨都没有出现，颜府也没丢东西。如果到今天时，滕雨还没有出现，则表示赶蛋失败。

滕雨，是颜升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年纪最小的弟子。颜升根本没有想到，滕雨会向他提出赶蛋。

整整一天，颜府所有人都严阵以待，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只小鸟也没有落在颜府的地面上。

掌灯时分，家丁们照例打着灯笼，巡视颜府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寸地面，每一棵树，每一块石头。颜升站起来，走到大厅门前，他听见院墙外，闹哄哄

^① 高买：技艺高超的神偷。

的消夜声音已经响起，卖炒田螺的吆喝声像绳子一样从院墙外抛到了院墙里。

有徒弟从大厅门前走过，双手抱拳对颜升说道：“恭喜您。”

颜升站在房檐下的大红灯影里，不动声色，但他的眉毛却轻轻跳动着。距离赶蛋的最后期限仅剩一个时辰，在这场徒弟向师父发起的挑战中，徒弟看来要输了。

突然，远处跑来了一名家丁，他的身影因为慌张而显得歪歪斜斜。颜升不由自主地走前两步，那名家丁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树林里发现了新挖通的地道。”

颜升说：“慌什么！既然来了，人肯定就在府里，仔细搜查，一片树叶都不要放过。”

家丁们领命走了，颜升又坐回到八仙桌边的椅子上，他的手指又在叩击桌面，嗒嗒，嗒嗒，显得紧张而焦虑。

半个时辰后，家丁来报告：颜府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翻了好几遍，也没有看到滕雨的身影，颜府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

颜升说：“他肯定就在院子里。不要找了，每个人坚守岗位，凡是走动的人，立即盘查。”

颜升话音刚落，颜府东北角突然火光冲天，院墙内外响起一片惊呼声。着火的是一间柴房，烈焰腾腾，夜风中传来了竹竿燃烧的爆裂声和屋顶倒塌的声音。颜升不由自主地走出大厅，对着视线里的所有人高喊：“赶快救火。”柴房烧毁了，无关紧要，他担心的是，火势蔓延，会烧毁颜府所有油松盖就的房屋。

看着家丁仆人们提着水桶赶往东北角，颜升放下心来，重新走向大厅。他来到八仙桌边，尚未落座，突然脸色大变。他明白，自己着了徒弟滕雨的道儿。

大厅墙上悬挂的《猛虎下山图》，被盗走了。

柴房的火势很快就被扑灭了，徒弟们前来大厅复命，看到颜升怔怔地站在八仙桌边，神情沮丧。他说：“给我准备干粮盘缠，我今晚就动身。”

徒弟中有一名女子，身材高挑，容貌出众。她看到墙壁上少了一幅画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她说：“师父您说过，那幅画不值几文钱……”

颜升说：“何蓉，这幅画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，我一定要追回来。再说，

这是事关颜面的事情，不能让江湖人耻笑。”

何蓉说：“师父，您多带几个人。”

颜升说：“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”

何蓉看了众人一眼，急切地问：“如果找到师弟，如何处置？”

颜升冷冷地说：“按照江湖规则，绝不姑息。”

何蓉犹豫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师父常常说起天下总捕头周济，您对他曾有救命之恩，此事何不托付给他去办。”

颜升说：“江湖的事，是江湖的事；官府的事，是官府的事。江湖和官府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怎能让周济管我们师徒之间的事情？”

何蓉不再说话，默默低下了头。

颜升打着灯笼，在颜府里寻找线索，他看到水塘边有两个湿漉漉的脚印，旁边的草丛中丢弃着一节芦管，一尺多长。他捡起芦管，看到中间被捅空了，他明白了滕雨的藏身之所。滕雨用了二十九天挖通地道，进入颜府的树林中，然后藏身在水塘里，口中含着这节被捅空的芦管换气，躲过了家丁的搜寻。然后，他点着了东北角的柴房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也迫使师父颜升走出了大厅，而他自己趁机溜入大厅，盗走了墙壁上的那幅画。

可是，颜府金银财宝、细软古玩无数，他为什么单单盗走了墙上那幅画？难道他知道那幅画隐藏的秘密？他是什么身份？他究竟是谁？

颜升在颜府里继续寻找蛛丝马迹，他看到青砖垒砌的墙壁上，有一个湿润的脚印，而墙壁前，则有几处倒伏的青草，显然是滕雨踩踏留下的。颜升看到，草地上脚印之间的跨幅很大，他推断，滕雨来到这里，跑向墙壁，一只脚踩在墙壁上，探手抓住墙头，翻身跳出去了。

颜升也从这里翻出墙头，就着当空的皓月，他看到东面的草地上，有一行被踩倒的青草。他拿起一株被踩折的青草，闻到了清新的气息。显然，滕雨是沿着这里向东逃去了。

颜升向东追去。

追出了七八里，颜升看到月亮渐渐西斜，路边有几枝野生玫瑰，玫瑰的尖刺上挂着一片布。他摘下布片，摸到布片半湿半干，是从绸布长袍的下摆刮下来的。显然，滕雨是穿着半湿的长袍，从这里向东逃走了。

颜升继续向东追赶，他相信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就会追上徒弟滕雨。他按照滕雨留下的蛛丝马迹，就能找到他。就算滕雨没有留下踪迹，他只要找到当地的瓢把子^①，也能够打听到滕雨。

颜升闯荡江湖几十年，虽然常听到有人赶蛋，但从没有一个徒弟赶蛋成功的。徒弟的人脉和技艺，远远不如师父。

颜升又向前追赶了七八里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了鸡叫声，还有巡夜人的梆子声。天亮了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两天里，尽管颜升向东追出了上百里，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颜升一度怀疑滕雨会不会用了声东击西之计，故意把他引向东面，而自己逃往了西面。然而，如果滕雨真的这样做，他会一路上故意留下很多印记的，而现在一路上没有见到任何印记，恰恰说明滕雨就是逃往东面了。

第三天，颜升来到了岐王府，大街上人群熙攘，川流不息。颜升走进一家饭馆，里面人声鼎沸，觥筹交错。颜升从口袋里摸出夹手^②，呈十字摆放在桌面上。

约莫过了一袋烟工夫，颜升收起夹手，慢悠悠地走出饭馆。他走出了十几步，身后传来说话声：“老合^③，借一步说话。”

颜升转过身来，看到身后跟来的是一个瘦小的青年，腰身佝偻，像个老头一样，额头上全是未老先衰的抬头纹。颜升说道：“青山八字开。”

青年说道：“绿水两边流。”

颜升说道：“山在水在桃花开。”

青年说道：“云散雾散贵人来。”

颜升说道：“江湖一把伞，许吃不许攸。”

① 瓢把子：首领。

② 夹手：盗窃用的筷子。

③ 老合：江湖人之间的互称。



青年说道：“江湖一盏灯，只照夜行客。”

对上了春点，颜升说道：“我想找瓢把子。”

青年问道：“怎么称呼您？”

颜升说道：“宁国府一枝桃。”

青年伸出一只手臂，做出了邀请的手势，然后在前面径直走了。颜升紧紧跟在后面。

拐了两道弯，青年带着颜升来到一间极普通的徽派建筑风格的院落前，院门口有两棵极高极粗的樟树，树龄足有几百年。这座院落应该也历经几百年了。进入院门，颜升发现里面别有洞天，曲径通幽，池馆水榭，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花香。

颜升跟着青年来到大厅前，止住脚步。青年一步步登上台阶，进门通报。颜升等在台阶下。时间不长，大厅里快步走出了一名中年人，此人光头，一颗硕大的脑壳显得光亮而圆润。他边跑下台阶，边伸出手臂，满脸都是颤动着的微笑。他喊道：“一枝桃到了，有失远迎，赎罪则个。”

颜升抱拳相迎：“不速之客，还请见谅。”

光头男子跑下台阶，伸出手和颜升紧紧握在一起，他说：“一枝桃名动南直隶，江南各地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您来这里，蓬荜生辉。”

颜升躬身道：“过奖，过奖。”

光头男子拉着颜升的手臂走上台阶，他说：“那一年，进贤县令告老还乡，车载十万贯，您带着孩儿们^①取走十万贯，分发给进贤县百姓。”

颜升说：“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光头男子又说道：“又一年，宫中总管搜刮民财，船过淮河，您带着孩儿们凿漏帆船，总管只好空手回京，您带人打捞金银财宝，分给了两岸百姓。”

颜升道：“应当如此，应当如此。”

光头男子又说道：“您经常接济那些落魄书生，资助他们读书，有一个书生穷困潦倒，衣食无继，得到了您的资助，上京赶考，中了探花，现在他已是天下总捕头，是贪官污吏和江湖败类的克星。”

① 孩儿们：徒弟们。

颜升说：“那都是书生努力的结果，和我无关。”

光头男子说道：“前辈一枝桃的所作所为，晚辈房磐钦佩得紧。”

两人走进大厅，分宾主坐下。房磐招手叫来下人：“起窖，开陈酿，招待贵客，今日一醉方休。”

颜升摆手道：“心意领了，有急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”

房磐道：“有何事？告知晚辈，水里火里，晚辈也去。”

颜升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。有一年，一个不孝之子嗜赌成性，遭遇老千^①，输光土地房产。老夫妻抱头痛哭，准备上吊自尽。你从老千家取走二百金，送到老夫妻家中，救了两条人命。可有此事？”

房磐嘿嘿笑着说：“有的。”

颜升又说：“村中有两户人家，左邻兄弟五个，称霸一方；右舍孤苦一人，谨小慎微。左邻五兄弟侵占右舍房屋，逼得右舍暂住在关帝庙。你从左邻取走金银细软，交给右舍，劝右舍去县城开店做买卖，远离是非之地。可有此事？”

房磐搓着手掌，笑道：“也有。”

颜升说：“江湖人都知道你是一条好汉，所以我路过贵地，遇到难解之事，就求到你门下。”

房磐拍着胸脯说：“前辈但说，晚辈万死不辞。”

颜升说了徒弟滕雨赶蛋，自己追踪，却苦于找不到线索的事情。房磐哈哈笑着说：“这有何难？我安排孩儿们去做就是了，我们只管喝酒吃肉。”

颜升感到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

房磐又问：“赶蛋者是何模样？”

颜升说：“中等身材，年约二十，俊俏机灵，宁国府口音，穿青色绸缎长袍，长袍下摆被撕扯下一片。”

房磐叫来门外那个瘦小青年，告诉他说：“前辈之事，你赶快让军师史敬去办，我们在这里等回音。”

^① 老千：赌场骗子。

房磐和颜升坐在大厅，大厅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山珍海味，很多食物都是颜升没有见过的，滚圆壮硕的房磐确实是一个美食家。房磐打开了一罐酒，浓郁的酒香立即弥漫房间。

酒过三巡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子快步走进来。房磐站起来，对颜升说：“这是军师史敬，我们二当家的。”

史敬对着颜升长稽到地，说道：“早闻前辈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颜升急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

寒暄过后，房磐问道：“可有赶蛋者的消息？”

史敬说道：“昨晚住宿我们这里的，共三十五人，一名道士，两名僧者，一名老者，一名上任的京官，三名上京赶考的举子，十名客商，另外有两队形迹可疑的人，分住在不同的客店，但据两家客店的老板说，这两队人都很少言语，我们的人半夜偷听，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地方的话。”

房磐问：“这两队人呢？”

史敬说：“今晨早早离开了，去往东面。”

房磐不再问这两队人，他问道：“赶蛋者呢？”

史敬说：“没有见到。”

房磐遗憾地看着颜升，颜升没有继续追问关于赶蛋者滕雨的消息，却追问道：“那两队人是什么来路？”

史敬说：“不知道。他们说话曲里拐弯，言谈举止好像不是中原人，他们早早就离开了，向东面走了，我已派人跟踪，打探消息。”

颜升沉吟道：“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？”

史敬说：“午时，估计打探消息的人就会回来。”

史敬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响起了喧闹声。三人快步走出大厅，看到有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到台阶下，浑身是血，他指了指东面，就扑通一声倒了下去。

史敬抢先跑下台阶，扶起他，然而他已经没有了声息。史敬扳开他的嘴巴，却见里面血肉模糊。这人被人割了半截舌头。

颜升和房磐来到台阶下，史敬说：“这是我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人。”

台阶下围了很多人，有的人脸带惊恐，有的人满脸怒色，他们纷纷追问这

是谁干的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。

房磐说：“飞鸽传书，让东面沿途老合留意这两队人，一定要打听到他们的底细。”

颜升说：“我会继续向东面走，寻找我那赶蛋的孩儿，兴许会探听到这些人的消息。”

史敬说：“这伙人心狠手辣，阴险至极，前辈一定要多加小心。”

房磐愤愤地说：“找到他们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。”

颜升告别了房磐和史敬，继续向东行走，走出五里地，来到了一座村庄。

村庄里正在办喜事，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跑来观看，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

颜升也走进村庄，兴许在这里能够打探到滕雨或者那伙人的消息。

农村办喜事，男女两边的亲戚都会赶来凑兴，很多亲戚都是第一次见面，谁也不认识谁。颜升昂首阔步走进那个办喜事的大院里，看到酒席边有座位，就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。满桌的人都对他寒暄问好，男方的亲戚以为他是女方的亲戚，女方的亲戚以为他是男方的亲戚。颜升一言不发，只管夹菜吃饭。

席间，有一位老者提起了当天早晨发生的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四个小伙儿打一个人，被打的是一个老头儿，那老头儿身手矫健，好生厉害。”

有人说：“老头儿怎么能打得过小伙儿？”又有人说：“谁赢了？谁赢了？”

老者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他们打了很久，就去了东面，也不知道谁赢谁输。那场面可激烈了。”

一听说这些人向东面去了，颜升就上心了，他问：“在哪里打的？”

老者说：“从这里往西北，走三里地，有座小山包，山上有座废弃的小村庄叫十棵树，就是在那里打的。”

颜升匆匆吃过饭，就蹿开大步赶往十棵树。他爬上小山包，看到山包上有十棵巨大的樟树。每一棵樟树都难以合抱，树龄足有上百年，这可能就是这个村庄名字的来历。

颜升走进村庄，看到村道上脚印杂乱，还有一截打折的木棍，断口新鲜。他来到一处断墙边，赫然发现墙上有一片血迹，他凑近闻了闻，还能闻到血腥味。

颜升沿着村道，从西向东慢慢地察看。他来到了东面的村口，突然失声叫了出来，他看到在一棵樟树上，有一朵桃花的标记。

这是滕雨留下来的。

滕雨本来千方百计想要摆脱师父的追赶，一路上不留下任何痕迹，而现在他却留下标记，给师父指引路径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万分危急的事情，急需师父救援。他知道师父会跟在他的后面。

颜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他心急如焚，向东面赶去。

滕雨孩儿遇到了什么危难？颜升心想：拼着这条老命不要，也要救出孩儿。

第二章 桃花标记

滕雨确实遇到了危难。

那天晚上，滕雨挖地道进入颜府，地道的一头是颜府外的荒草堆，地道的另一头是颜府内的树林。滕雨挖通了地道后，藏身在水塘里，用一根被捅空的芦管呼吸。巡夜的家丁们从他的身边走来走去，但没有人会想到，他就近在咫尺。

临近午夜，家丁换班，滕雨趁机溜到了颜府东北角，点着了一座柴房。柴房烈焰腾天，巡夜的人都赶去救火，颜府乱如蜂巢，师父颜升也心急火燎地走出大厅。滕雨趁机钻入大厅，盗走了墙上的《猛虎下山图》。

《猛虎下山图》不是一张普通的画，整个颜府里，只有颜升和滕雨知道这幅画的秘密。

柴房的火焰还在燃烧，滕雨趁乱逃入树林里，攀上了一棵大树。他刚在大树上歇了一口气，就看到一队家丁追来了，他们闹嚷嚷地钻入了地道。等到他们火把的亮光在地道里消失，滕雨飞快地溜下大树，跑到墙边，翻墙逃出。

滕雨向东面逃去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滕雨才坐下来喘口气，可是他惊讶地发现，因为一路匆忙，所穿的绸缎长袍的下摆被撕掉了一片。他心中大惊，师父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一路上肯定会循迹追到他的。

远处晨雾初散，湿漉漉的雾气中走出了一个小老头儿。这个小老头儿穿着黑色

粗布衣衫，肩上扛着铲子，铲子上挑着竹笼，是一个拾粪老头儿。拾粪老头儿总是乡间起得最早的人，也是最不起眼的人。

滕雨迎上去，用自己身上的绸缎长衫，换取了老头儿的粗布短衣。老头儿乐呵呵地答应了。然后，滕雨抓起一把土，涂抹在脸上。

这一路上，滕雨都假扮成老头儿，而师父颜升追赶的是青年。所以，师父颜升总是无法打探到他的踪迹。

这一天，滕雨来到了岐王府，夜晚住宿在客栈里。他想好好地睡一觉，黎明时分再继续赶路。

史敬派人打听的时候，打听到这晚镇子上共有三十五人住宿，其中有一个老头儿。那个老头儿就是滕雨假扮的。

滕雨蒙眬睡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，他们一会儿说老念^①，一会儿说空子^②，滕雨悚然而惊，他明白隔壁住着两个江湖人。他悄悄爬起身，耳朵凑近板壁，想听他们在说什么。

滕雨听了一会儿，听明白了，这是两个淫贼，他们看中了一个姑娘，今晚要把这个姑娘带到一个叫作十棵树的地方。

滕雨听得义愤填膺，这事碰上了，一定要管一管。

隔壁没有了动静，接着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。滕雨连日奔逃，此时也疲惫不堪，他一边打盹儿，一边支起耳朵听着隔壁的动静。

街道上响起了敲击梆子的声音，已交四更，隔壁有了催促起床的说话声，然后是床板咯吱咯吱响动的声音。客栈的院子里也响起了脚步声、骡马的喷鼻声、车夫的吆喝声、门闩抽开的吧嗒声、胶轮马车碾压青石地面的声音……赶早的人向店主高声告别，店主殷勤地说“一路走好”。

滕雨听到隔壁响起了开门声，他赶紧趴在窗缝上察看，借助着黯淡的月光，他看到那两个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胖的如同碌碡，瘦的如同竹竿。他

① 老念：江湖人。

② 空子：江湖以外的人。

们走出了客栈大门。

滕雨悄悄打开房门，也走出了客栈。岐王府只有一条街道，他担心自己的行踪会被那两个淫贼发现，就如同壁虎一般飞快地爬到街边的一棵树上。矮子和胖子丝毫也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被人跟踪了，他们头也不回地向东南方向走去。

滕雨溜下树，悄悄跟了上去。

胖子和瘦子走了两里多路，来到了一个村落。村子旁有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里闪出了一个人，和那二人低头窃窃私语，丝毫没有想到后面有人跟踪。滕雨踮起脚尖，绕到了树林里，藏身在树后，听到他们在交谈。

从交谈中，滕雨得知，那个藏在树林里迎接的人叫贝人龙，胖子叫潘家骥，瘦子叫赵冠雄。他们是丐帮中人。

贝人龙说：“这个女娃娃的爹娘刚刚出门走亲戚了，现今家里只有女娃娃一个人。”

潘家骥问：“家里有狗没有？”

贝人龙说：“没有，连只猫都没有。”

潘家骥又问：“长得漂亮吗？”

贝人龙说：“长得像七仙女一样。”

潘家骥嘿嘿淫笑着，继续问道：“你见过七仙女？”

贝人龙不服气地说：“人人都说七仙女漂亮，那肯定很漂亮了。”

潘家骥说：“可惜老子做不成董永。”

贝人龙得意地说：“我看上的货色，肯定漂亮，主家肯定会满意。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赵冠雄插嘴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天快要亮了，赶紧动手。”

三个人走进了村子。村里只有几户人家，滕雨无声无息地爬上村口的一棵大树，村子里里外外一览无余。他看到贝人龙站在潘家骥的肩膀上，爬上了一户人家的院墙，然后翻墙进入，轻轻打开了院门门闩，潘家骥和赵冠雄走了进去。

坐在树杈上的滕雨想起他们说要把这个女孩子送给主家，主家是谁？他本来想大喊捉贼，把村里人叫醒，但转念一想，他们逃走后，以后肯定还会来的，就算他们不来这里，肯定也会去别的村子，带走别的女孩。不如跟着他